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五
三
四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
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峭直刻深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
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
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
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
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
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
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

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

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丹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一人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

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濤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出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葦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鎗之地也長戟三不當二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

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通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
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
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
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
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
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
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矣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

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
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
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
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
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
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

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
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
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
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
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
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
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壘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

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
備寒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
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爲便爲之高城深
塹具蘭石布渠荅宿設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

室屋具田器乃募丁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辜及輸心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
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名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
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
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
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

徙民于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
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上從其言募兵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
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其大惠也
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
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
其陰陽之和嘗其水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
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

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鑿巫以救疾疢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里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則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割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

中上親策之錯對曰臣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

王祖齊桓得堯子而爲五霸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
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
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
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
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平陽侯臣窟等乃
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誠亡識
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
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
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

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
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
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
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
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
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

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王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且賢不居其上愛祿不過其量不

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如此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

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
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騫汚之名
事君如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以五伯之所以德匡
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
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
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
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
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

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
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
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
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
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民力罷盡
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禍患妄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
人命身自射殺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

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
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
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
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
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
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
法躬親本事廢去滛末除苛解媿寬大愛人肉刑不用
臯人亡奴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
禮長老愛郵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
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
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
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
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
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謂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賢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自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竒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之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為門請下廷尉上曰此非廟堧乃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
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
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七章諸侯皆謹諱疾錯
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
削諸疾別䟽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
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

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
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
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
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
此其計不百金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曰吳銅
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
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
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

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之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
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盎曰愚計出此惟上孰計之廼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
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
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
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

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
信欲䟽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不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
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
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
遂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
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
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

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
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
猶云鄧先生也先生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
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貴為騎郎
賞五百萬得事文帝十歲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父
為常侍郎也

官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詔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
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
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
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
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
邪尉亡賴詔釋之拜齋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

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
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
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
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
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
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
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
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
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
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爲擲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
欲雖亡石擲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
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父以為行過既出見車
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
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按
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

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
且罪等俱死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

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步侯切土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父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
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乃
與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
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譏解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音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

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乎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

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子摯字長公官至大

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

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趙為官帥將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立聞處乎唐謝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印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頗牧也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
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
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
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
母倡也乃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卒為秦所

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

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

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

移郡令人故行不行等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家人子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

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

九三頁
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云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
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
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
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
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

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
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
病歸田里上聞乃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
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見
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簡潔其諫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
蚡未嘗拜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瘳

最後病嚴助爲請告

賜告者去官歸家也

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

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

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襲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圉圉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嘗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旣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

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皆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

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加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弗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後數月坐法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
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卽綬詔數彊予然後奉
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臣願爲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
卧而治之黯旣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

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
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
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
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
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
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
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事蓋侯信信任宏官亦

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而屬漢高祖今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

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莊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

具噐食

猶今言一盤食

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

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於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戒否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莊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

子就反謂

受顧貨而載運也莊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

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遷汝南太

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莊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莊與

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莊死家

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

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

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

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

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

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

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

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馳驚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
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
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况於縱欲
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
之智子墨賁之勇豈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
過矣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
失上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求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尊四海之
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
爵而酌祝餽

古禮
字

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
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
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義者求善無廢也商人
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

六三十七六小三不
通志前漢卷之二
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
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
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
下弗能共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
而死傷者不得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

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
縣石鑄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
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
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
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
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
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

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
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
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
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
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
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

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
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
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
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
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
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
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

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一孫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吏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兇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脩絜之士

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
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
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榮白滅
矣夫士之脩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愆之陛下
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
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
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
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
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
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
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
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
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
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
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縣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

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鷄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守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
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
淮陽卒卜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
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
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
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

王貴盛亦得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
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
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
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
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爲世所疑是則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趙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

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

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宋魯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卓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

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主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噐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祗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志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閉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遠車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
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
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
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
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
王梁王始與勝跪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故先生

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跪死孝王恐誅乃思陽
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
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
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
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
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
義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爲陛下危之言訖解衣趨鑊始皇下殿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爲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彊從之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鷲耳故事所以

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之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意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

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幸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

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
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
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
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
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皆不行漢
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
妻子齊人公孫纘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
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纘遂見梁王曰

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
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
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以生易死以
存易亡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
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
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
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亡助跬步獨進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

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淄川。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亡之

雖之地以有天下禹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臣之忠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系如難於

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六命之壽
敵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
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所以爲大王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
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

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其基禍
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雷穿石罅極
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夫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
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內乘等

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
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
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
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
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
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
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人為大王

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
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譬如蠅蚋之
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
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
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
道其珍恠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蒲
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
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
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
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
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
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

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
不用卒見禽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
弘農都尉乘既以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
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才主憂死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元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
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
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

見讒惡遇罪室家没入皐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
陳枚乘之子士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
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
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
皇子群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太
子禰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
皐奏賦以戒終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
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
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
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
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媢音欺東方朔
又自詆媢其文骯骯骯古委字骯音被猶言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
意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
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臨使溫舒牧
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

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德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求思至德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之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
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
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
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
蠲古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感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
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
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
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煉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

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
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郊不毀而後鳳凰集誅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瑾瑜匿惡國君含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亡秦之迹尊文武之德省法制
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

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
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
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
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
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
至牧守大官

列傳第七

通志九十七

